

哲思的政治與政治的哲思（上）

陳玉峯

2008 年全國最風光的新總統一產生，我推測馬先生應該會立即前往拜會李前總統，而且，阿輝伯早就會預備好，剛剛於 3 月出爐的《最高指導者的條件》等日文書送給他，同時，阿輝伯談話的內容，必然包括他在書中陳述的若干思惟。後來發生的「事實」似乎也是如此。

一個縱橫將近一世紀，位居全國最高權力十二年，一生經歷台灣現代史最最菁華片段的長者，他所能表達的，必然是歷史長河、台灣命運在他身上淬煉出的結晶，經驗思想火化後的舍利。無論他對誰談話，內容必然大同小異。

然而，一個人絕非他的智慧之所生；經驗不能移植；生命暨歷史不可能重覆；何況言辭說教，乃至於諸多體制教育的內涵，頻常是「教育無用論」，尤有甚者，時代巨輪星移斗換、環境變遷，每一當下所有困境的內涵千差萬別，或說價值觀在時代落差的遞變中，出現繁多不可逆料的情境，依我個人過往從事教育的體驗，形式請益常是泡沫幻影，遑論政治性、禮貌性、文宣或行銷式的拜會。

2008 年 3 月 11 日訪談李前總統之前，我隨性列舉、隋緣請益的問題之中，包括了上述的困境或問題。許多日本人之所以敬仰李前總統，正因為他們從李前總統身上，看到日本業已失落的人格、文化基調或歷史風範。然而，那些日本人也不過是孺慕或觀想著夕照餘暉，在地平線際，對自己的歷史作一番憑弔而已。

其實，我訪談李前總統之際，絕大部分他的陳述，在他諸多著作中早有著墨，根本不需我多嘴。然而，如同阿輝伯的譬喻：「……日本哲學有個『場所』原理，何謂『場所』？（註：我寧願用『都合』，台語字眼）例如今天我們三人在一起，就會形成一個『場所』，同理，我們的社會、國家、地球等等，都是咱哋不等範圍、層次的『場所』（註：凡此，在在影響著我們，我們也影響著場所、創造場所）……」貼身的「場所」不同，對談的人員有異，即令對談的內容或主題雷同，也可產

生許多不可預知的新啟發。

當我傾聽阿輝伯誠摯的口述，配合他的身體言語，回來後整理出逐字稿，對照他的著作，或別人的描述，還是感受到一些「眉角」、精髓或特色，而這些「細道」，即令阿輝伯本身也未必察覺，而且，阿輝伯的語言樸素、厚實，沒啥花俏，是典型的「菜根」譚。他談理往往先舉事實或事例，抽象或玄學味的內容則少之又少，可是，在平實底層，卻可讓人感知某種渾厚、澎湃的內力，請容我循紅塵紛擾面切入，再點出我所認知的較深層思惟。

3月11日陳月霞與筆者依約，準時下午3點鐘進入外雙溪李前總統處所。阿輝伯起身相迎後坐定。桌上早已擺置《最高指導者の條件》、《細道之奧・誠實自然》、《Taiwan's statesman》、《李登輝的人生禪》、《台灣民主化之路》等圖書、DVD，以及一碟棗椰、三杯清茶，且先話家常之後，從大坑水庫他如何反對，繼之以建功（民？）水庫、國姓水庫、鯉魚潭、美濃、石門、曹公圳、瑠公圳、牡丹水庫、墾丁地區……，乃至全台水文系統、水土保持，或另外延展向古文明與水系，古帝制如何以水利掌控天下云云，阿輝伯不只對台灣山川地理如數家珍，更強調對國家永續發展策略中，如何確保自然資源的生生息息云云，看來絕非我有備而來，反倒是他好整以待，一開始我們就被上了一堂「登輝水文生態課」。阿輝伯之所以劈頭談水，仍因他對我的認知顯然來自電視上，「喔—，我聽你在節目上談山林、水土保持，按捏喔地嘿—！……。」

（註）然而，很可能他完全不知從1990年以降，我撰文抨擊他的產業東移，乃至專書痛責「李、連政權必須為21世紀台灣的生態災難負責」。我可以讚賞他的美德，但不可能改變錯誤的歷史，以及李政權的歷史錯誤；很可悲，我從來與「總統」或權位者在公共政策面向無緣。

略告一段落之後，我切入日、美、台、中國際議題請教之。阿輝伯由最近日本東洋經濟新聞社訪問他的內容談起，分別介紹許多文章，以及他寫的書；談及的項目包括現今日本政治制度的盲點、中國帝制文化與法統的停滯、台灣的歷史未定位、台灣主體意識與文化的創造、教育與

政治，以及如何奠定整體國家根基的務實、長遠性作為等等。

他不是政論家，也不是在上歷史課，但他本身就是台灣 20 世紀史，他是政策也是政論，他真的就是台灣本尊；從痛處到成果的喜悅，從卑微到尊嚴，從貧窮到富裕，從桎梏到解脫，從專制到民主，從封閉到開放，一路走來危顛顛、戰兢兢，大小事例戒慎恐懼，唯恐壞了台灣魂魄堅實穩健、不事張揚的成長。然而，打從我提出半個問題之後，他若江河決堤的敘述中，最重大的特徵在於：不時浮現出強烈的一套價值觀或信仰的主軸，而這條思想龍脈，總是由少年、青年時代，對生死議題的沈思開始，且隨時在現實案例的縫隙，無意間就跳躍而出。但生死畢竟是終極性的兩端，其具體的思惟則大抵是理性與信仰的矛盾、理性與感情的衝突、唯心與唯物的交戰、私我與大我的抗衡，而他在調伏其心的歷練中，自自然然地形成他哲思的政治觀；當他談到為政的動機、內在價值的依據時，總不自覺地流露出信仰與政治的緊密關係；當他申述如何建立國格，用來培植國際（特別是與美國）談判的本錢之際，我忍不住插口問了句：「就您擘劃退休之後，台灣較長遠的穩定與發展的諸多政策中，這 8 年來有無承繼？有無替後代人做出若干建樹？」「無！無！大落差！」嗓門拉高的阿輝伯說：「我笑說台灣的民主大退步啊！總統做代誌亂講話，總統那有那種權力？而整個社會、老百姓竟然都能接受古代的皇帝戲劇現今公演？」「不行啦！五院院長是總統任命沒錯，但總統沒權來命令、指導、影響五院院長。總統為了國家發展，召開『國家安全會議』，會議中或總統有意見，大家來參詳，各不同看法或該修訂者，各單位拿回去再討論；而依據國家安全會議討論後總統做出的結論，各主辦單位視各自職權，經行政院長同意後執行之。部長有部長的尊嚴、院長有院長的承擔，案是他們做的，不是你總統。總統當然可以提供意見，總統當然關心整個國是，但關心不是有權，意見不是命令。大小事這要參、那要管，講句話那一部門就得乖乖去做？不是按那啦！」

「我當十二年總統，關於中央選務委員會我有講過半句話？他講怎樣就怎樣？現在是民主還是封建獨裁？這就叫做『皇帝型』的領導嘛！如

此大不對，這呢，是基本教育、頭殼內的養分問題，他不知道權力是什麼，權力是百姓的啊！你做總統，只是使用百姓賦予的暫時性權力，去解決公共議題，什麼職位都有任期啊，任期一到你就得還權予民。喔——，你有權力，連 So-Go 你也要 O，人家拿 OO 來，你也要 O！這就是開始墮落的第一步嘛！權力讓一個人爛去了。喔呵！權力真好，氣摸句甲好？一個庄腳囡仔做總統，有權力啊，就什麼都來？」

其實我感受阿輝伯是在講解他的新書《最高指導者的條件》，並非在批判誰，只是難免得舉些案例使然。

「講著台灣人ガら，台灣人過去受人打擊、欺侮，實在咱就要更加謙虛，做代誌的過程中，該吞忍的就得吞忍，最要緊的是自制，我這本書中寫得很清楚…最高指導者當然很孤獨，就好像過去皇帝自稱為『寡人』，然而，如果你有信仰，好比攀爬觀音山的陡稜，好像隨時會掉下來。你不要去想我會掉下來，上帝與我鬥陣，我不是『寡人』。我若問祂，祂就會告訴我，那有孤獨？無啊！你若有信仰，不但不孤獨，你會為百姓做一些好代誌、有意義的代誌。你要讓人民好生存、有發展；你自己如果具備良好的生死觀，你思考活著該怎樣，死後又如何，最最重要的，你要如何讓百姓活得有意義！千萬不要說『做總統就是命啦！』那有什麼命啦！運啦！命運沒啥意思，平常心、責任感而已。當然，我只是寫我自己的經驗，不見得適用於別人；公義的精神、光明正大……，我不是權力，權力是種幻想，老百姓的幻想變了嘛，卡早 2000 年，今天 2008 年，老百姓對他的幻想變得難以……，怕就是怕這樣，而你早該自己明瞭……」

「歐吉桑，啊伊不是常常向您請教？」

「沒一！」分貝接近被取締邊緣「伊那會來向我請教？！伊ㄉㄨㄚˊㄩˇㄍㄨㄛˇ咧，那著請教我！」

「那為什麼有些外界說他向您請教？」

「一些人很會亂放消息，亂放消息叫『新聞』。現今台灣的新聞、第四台，為什麼不敢批判真正該批判的錯誤？就連 OO 教會，那麼有名望的牧師，站在牧師立場，神的公義、疼惜心跑去那裏了？你應該在適當的

場合，講給伊聽。無咧！講甲按那不搭不七，好像在肯定他的誤謬。教會變成這樣，就是墮落……」

「第二，就是組織問題」阿輝伯還在申論他的書「要有效能組織、人才，而要如何影響，就靠你的勇氣…危機發生時，坐在總統府內能瞭解什麼？最起碼你得到現場嘛！921 大地震時，一個月 21 天我在地方，其他日子趕緊回台北處理重大事務。你在現場才能真正知道百姓遭遇的困難，若不是如此，你很容易被人騙了了！中央說要撥 2,000 億來救災，但 2,000 億不知要等幾年，而燃眉火急要做的事，都得馬上用錢啊！……」

「歐吉桑，所以伊都沒來請教您？從 2000 年迄今？您們不是多所接觸？國政不能各行其是啊…」我不大相信。

「無啊！伊在講一句哮話，說什麼當時辦理移交沒辦好勢！亂講話！我在卸任前，2 月就叫丁懋時作小組召集人，我告訴丁，我們要把移交辦好，無論誰當選，都要準備好勢，國家安全會議也同款，攏總要備妥，一點兒都沒不清楚。現在伊起哮亂亂講，我都不想講了，什麼移交沒好勢！」顯然地，阿輝伯很生氣，不過，我再三追問究竟陳總統有無向李前總統請教國政。

「無啊！你們以為我是按那？寧苦（毋寧）我主動去甲講按那做、做按捏。我甲講，你們啊，小數黨，要做代誌無好勢……又例如說，2001 年美國要賣我們 8 隻潛艇，喔一，那是我爭取十多年，好不容易才在一些共和黨議員幫忙下，產生的『明德專案』，因為他們知道台灣真的需要潛水艇，沿著東海岸，由基隆港與高雄港作守衛，否則一旦有代誌，兩大港進出口馬上被封鎖。還有好幾項，飛彈啦、各種武器啦，結果呢？你不做，直等到 2004 年再選舉時，才又拿出來弄，OO 黨跟你在競爭，他們怎願同意你？而我就想，國會中你們人這麼少，你該如何做呢？所以，我就去跟他講，建議他跟 OOO 合作，OOO 頭殼真好但不是好東西，但他這個人，你若跟他講，配合應該會好勢；啊，錢在你手頭，地位、權力都在你手裏，對這些立委要如何公平分配，簡單甲嘛！

（註：我想起『水清無魚』）但他不是這樣想，與 OOO 的什麼十項協議，要去中國大陸？只甘那想能不能拿到諾貝爾獎沒？其他，沒在頭殼

內。啊這種話講多也不大好，講正經地，我不曾碰過這款咁人！」

「在您看來，難道伊沒什麼優點？」

「Gou 計較！」這是什麼優點？「私心太重，沒把國家、百姓放在頭殼內」

「您講私心，有何具體事例？」

「伊厝啊，你也知道啊，他……（略之）；換是我，三芝的人，特別是我那些親戚，最怨嘆我李登輝啦！他們若來找我找頭路，我先問你有什麼資格？那有這款咁（註：徇私）……」

「但是歐吉桑，時代價值觀早就大變遷啦，一代代之間有很大差異，像歐吉桑您時代的風範，今不也蕩然不存矣？」

「不一定說，」阿輝伯不理我的質疑，「當了總統就以賺錢為目標啦！我給你講，其他許多國家也有啊，做總統的人太多了，全球早就 **Globalization** 了，就金錢啦、**Information** 啦，這兩項最厲害啦！錢按那用，這是美國最會玩的……」

「……窮國家幾十年了，你看非洲那些國家還是一樣窮；有錢者什麼都很好，他們解決了什麼？基本上我認為奴隸當太久的人，不懂得如何建國呢！就親像摩西帶著他們要回迦南地，帶到西奈半島卻進不去，四十年在那邊「鵝」來「鵝」去，為什麼？奴隸做久了，連祖先的神也忘光了，所以呢？十誡就是那時產生的，得慢慢地扭轉、改變啦！基本的問題就在於奴隸當太久，沒法度達成建國的理想！我常說教育的問題就在這裏。這世間，有志氣的人不太多，我給你講，看到錢、看到物質，大家都……，我對「唯物論」最瞭解怎會不知道？但是，人不是這樣子，所以……」

既談人，我順勢問台灣的人才問題，阿輝伯就從最近美國人拍攝台灣半導體的記錄片，要來訪問他談起。他談他當副總統時代，台灣半導體的限制與發展，從聯電與台灣工業研究院合作，談到 1989 年成立台積電，直到 1996 年才正式生產半導體，然而，並不用自己的品牌，而只是「代工」。我知道他舉半導體為例，正是要導入人才的培育議題，然而，侍從入內通知，下個來訪客人已到達，我們只得另再與李前總統相

約。當我們道別阿輝伯之際，瞥見遠遠對岸，辛苦的攝影者猛按快門。

本文大半只是記錄，是流水帳，因為平常話語毋寧更能彰顯事實；尋常事例才是內在價值觀的真顯現。高談闊論多虛妄，不宜用來褻瀆好因緣。就我現場感受，他側重的是「如何讓人民活得有意義」，而非「拚經濟」（註：當然其在位時也談，此即濟俗為治嘛！？）；他認知「權力即幻覺」，他坐禪、他知空為何物，他謹守著權位的分寸；他說出「奴隸建立不了國家」等血淋淋的殘酷，一語道盡台灣華人四百年史的最大悲劇！我想起 2001 年 12 月 1 日，自己在雜記本上記上一條：「贏了選舉，輸掉台灣，『次外來』的所謂本土政權已經形成……」台灣人忍氣吞聲五十年，高談空論「主體性」數十年，連個靈魂泡沫也不見？而李前總統在理想與現實之間不即不離、不卑不亢，他在青、壯年期天人交戰的探索與掙扎，才是奠定他哲思的政治觀，且以漫長的從政生涯，釐出其政治的哲思。

我在乎的，就是他內在一致性頗高的，價值觀的養成過程。